





「但你的計劃太不合道理，而也大大的違背了我們的習俗。」  
「該死的道理，該死的習俗！」那男的忽然道：「我聽够了，那套誇誇的偽君子所創出來的社會價值論，只能用來指責別人的錯誤，却無法挽救社會的腐化。」  
「社會並不腐化啊！」爲什麼你總看的是泥巴；而不肯抬頭看天上的星星呢？」  
「好！社會腐化得不收回。但我是真的受不了人與人之間那套矯情的標準。我們不能隨我們自己的意識活動，我們要隨社會的標準。而大家認爲對的，我們要奉爲金科玉律；大家認爲錯的，我們要深惡痛絕。想！不可能辦到的！」

「不！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只要改變那麼一點點，你就可以好好的一起受苦，但我不忍心再看你痛苦的活下去。只要你改變那麼好一點，畢竟一個人要改變社會會比易事。」  
「妳以爲我沒想過嗎？但你可知這種好逸惡勞的心理壞滅了多少人？人們反璞歸真，希望的火種。」  
「難道你認爲『眞是那麼重要嗎？能維持人際關係的善意應對，就算它虛偽；也不也很有其存在的價值嗎？』」  
「不！在一個純真的社會，就連這也不是一個美麗的需要。那是一個爲所欲爲的世界。只有和諧而沒有俗套的紛擾。」  
「那不過是一個理據。」

這是一位老醫師早年生活的自述。原序上說：「本書並非個人經歷，本書這些內容，千千萬萬舊日鄉下醫生誰都可同樣寫出，不同者僅是某些必然的個別差異而已。」這位老醫師真是迷糊到了極點，好端端的生活自己硬加上這麼一段長他人的志向的說辭，不是在強調「文人相輕古而然」的大道理，竟然替自己預留了這麼好的一臺階。作者由童年時代的醫療概況寫起，再談到習醫的經過，然後進入該書的主要部分，舊日醫師下鄉治病的精采鏡頭，以及老式家庭醫師的臨床記趣。接著並藉「廚房開刀」的故事，刻劃出當時極簡陋的外科手術，然後是一段開辦醫院，造福桑梓的奮鬥史。

煞風景的人總喜歡說：「習醫是一段苦行僧的歷程。」「好一個歹命的人！」我從來就沒有這些不太可愛的字眼。同樣是一個醫生，人家的記憶寶盒裏盡是令人噴飯的笑料，我們又何苦動不動拿史懷哲來自擬，搞得自己像個上了發條的機械人一般，實在太對不起自己了。人生幾何，成了名醫又如何？只要能順利地拿到醫師執照，誰都可以找個不知名的地方，寓娛樂於行醫，保證自己的所思所感必定比這位老醫師強好幾百倍。怕大家都和我一樣的「氣長」，到時連半個不知名的地址都找不到，那就只能冀望英勇的國軍早日光復大陸美好的河山。

其實，我這份顧慮仍是多餘的。這位老醫師沒讀過人類史上第三大暢銷書」，就已經看透了老祖母的弱點。

這是一個保守的小鎮，僅有的、一條街道，有點冷清。街的那頭出現並行的一對人影，起在此地已够醒目，尤其其現在如此地清早，那女的還有點顧忌，而那男的却顯得有點難堪。  
「為什麼不跟我走！」  
「為什麼？」顯然，那男的將出一會不得不如此，況且遠門；不！更像一次出走。  
那女的默然。  
「你身無牽掛，父母又有你兄妹服侍；我該找你好！」  
「不！不要這麼說，我是鎮上出了名的瘋子。你不能走，那這次意味的將不是離別！」  
「那就跟我走！」

# 晨早的冬初

文：陳國峯



# 淚與悔追的

## 尾班 —

受呢？」  
「若他們不喜歡，實已急得成了淚人兒。」  
只是他們不瞭解『真話』；那男的這時倒不說『可貴』；若他們不接受，只是他們心靈受戕害過深的結果。著的可人兒——她只要有人去告訴他們，去影響他們，我想鎮上他怪異的行徑連是作得到的。」「但……，我想愛他、支持他、並設法去瞭解他。他想要展開之前，你早就算出你不得的社會所吞噬，所擊敗。你之所以這樣作，只不過是恨這世界，想離被育使她鼓不起勇氣；

「嗚！嗚……。」  
那早晨唯一的一班客  
車進去了。  
「我會想你的。」  
「記得回來喔！」我  
等你！答應我？回來  
喔！」  
「……」回來？  
有把握嗎？他那撫著  
她肩膀的手緊了一下  
力後，他回頭走了。  
那悲感的一笑，成了  
分別前的最後一瞬。  
天色，突然昏暗  
了。遙遙的雪景譬如  
一下子輪換座位，  
一下子摸摸書櫃裏頭  
漂亮的洋文書。爲了  
報復媽頭上的一句話，我決意晚上要好  
好地讓他們焦急一天。  
——晚點兒回家，破  
壞全家人一道進餐的慣例。也叫媽知道我這  
可是有脾氣的耶！  
也不知道在百無聊賴中  
它了多少時間，天色  
入得裏面，隨意地翻  
除了哭，什麼也不能  
作。

菌之考中期

那些蟹形文字依然爭吵得很  
奇異墨水筆勢將先渡於所有  
而無夢的床不安地空着  
耽憂如何去承載夜的重量？

鐘鳴三響  
先去活性的記憶沉吟  
視覺沉降  
夜沉降……

野林

馬克杯底濃度能攔淺多少流  
或者尼古丁 或者咖啡鹹  
鐘鳴十二  
布穀鐘竟忍不住 一頓嘀咕  
唯燈失神地愣立  
把疲憊亮成發光體

那些排行在日子裏的輕盈和洒脫  
皆被此刻一小陣桀笑所揶揄  
我感知黑蘭外正進行着某種陰謀  
面面皆壁  
面面無壁

——最愛自以為是，祇要一頓恭維，她就對年青醫生生出愛慕之心。她相看了。她的理論是「知道她高明的人，現在的人都是高明的。」這些自然我也知道，遺憾的是，現在的人都是高明的。病急亂「投醫」，不用駕駕我挨家挨戶地往診。不過我碰到了特殊的病人時，我想我的行動程序將會是：先向陪同病人來看病的三姑六婆道好言歡，輪流拍拍她們家大寶、二寶、三寶……的頭，對病人莊嚴地注視一眼，再輕鬆地開幾句玩笑，然後仔細地診斷一下，開出我最拿手的好藥。最重要的是，在病人臨走時，我會記得說：「請代我問候府上每位不克前來的先生小姐們。可能的

## 杏林記趣的聯想

• 亦鳥 •

找了我的眼鏡會在  
才把一付斷腳的  
「你沒眼鏡  
「這是你  
「你自  
一個精子要鑽入卵  
子中成為受精卵必須極  
該如何回答：歷經千辛萬苦、排除萬  
急促地喘着，那是在受精卵發育的過  
程中，也無時無刻不上腹部；在受到挑  
戰，只要經過思想了。頭腦是先天的或是後天甚  
至是前頭扭曲的鐵絲毫有點差錯，不管大

哀莫大於心死

七

